

记忆中的长城山背

朱伟

近日,我回到阔别40多年的长城山背。童年时生活过的长城砖瓦厂已经不见踪影,该厂标志性的建筑轮窑也已无迹可寻。昔日的黄土地上,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现代化的厂房星罗棋布。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长城山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名字——永康经济开发区。开发区内企业家云集,纳税百强企业扎堆,人流、车流、物流随处可见,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72年4月,父亲向所在单位提交调离申请,举家从浙江北部嘉兴市运河农场南下,来到了浙江中部的永康,落户安置在长城公社长城山背的永康县砖瓦厂。那年,我读小学一年级。一直到1977年4月父母调离砖瓦厂,我在长城山背生活了整整5年。

长城山背位于永康城郊,为丘陵地貌,境内有东阳到永康县城、黄城里村至河南村的道路,区域内到处成片生长着茂密的马尾松林。这些松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地直立在长城山背的黄土地上,成为长城山背标志性的植物。

松树不畏贫瘠、甘于奉献,它满身都是宝。每过一段时间,松树底下就会堆起一层又一层枯黄的松针,它是易燃物,可以作为引火材料。在收集松针的同时还能捡到一些掉落的松果,这也是上好的燃料。因此,在松树林中行走时,经常能遇到用竹耙收集松针的农民。树枝上富含油脂的松明可以用于照明。我们那时去防空洞探险经常使用松明照明。遇到雨季时,松树的底部还能生长出可

食用的菌菇。蘑菇是上好的食材,加点豆腐煮汤,味道鲜美,让人回味无穷。

在长城山背,遍地都是黄筋泥。这些黏性好的黄筋泥是制作红砖的主要材料,那时没有挖掘机,取泥土都靠人们用铁制锄头或铁耙挖掘,然后用畚箕挑至制砖车间,或者用独轮车运输。于是,山背上就出现了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争先恐后挑土的场面。挑土称为担黄筋泥或担黄泥。每当砖瓦厂需要黄筋泥材料,黄城里村村民就会来挖掘泥土,然后按照泥土的体积或重量来计算工钱。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挖掘,使得长城山背的土地被挖出一个又一个天坑。成片的松树林没有了,茂盛的桃树林消失了,以至于到后来由于土地资源缺乏,制砖企业只好停产关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长城山背有长城砖瓦厂、长城卫生所、长城农机(具)厂、长城粮站、长城肥料仓库、长城道班和长城公社7家单位,其中又以长城砖瓦厂的面积最大。该厂东与长城山背松树林接壤,南与农田、水渠接壤,西与长城卫生所、长城农机厂、长城粮店接壤,北与东永公路(现为铜陵路)接壤。厂内有制砖车间、砖块晾晒场、燃料(煤)堆放场、轮窑和成品砖堆放场以及生活保障区。

轮窑是砖瓦厂的标志性建筑。轮窑长100余米、宽20余米、高10多米,在改革开放以前是属于巨无霸了。1974年下半年,读小学四年级的我因为画了一幅轮窑图,引起黄

城里小学校长王春芳的重视。在王校长的举荐下,我被送到县文化馆接受美术老师宣如海的指导,在县政府食堂搭伙吃了一个月的官粮。那年我才10周岁。

那时候,人们家里建锅灶都要到砖瓦厂购买红砖。因为建锅灶要的砖少,人们通常都自己推独轮车来运。遇到建房需要成千上万块购入的,砖瓦厂就会派车帮忙运输。单位里驾驶四轮手扶拖拉机的伟堂叔每天四处奔波。一些想去县城的同事也会搭他的顺风车,节省徒步行走的时间。

周边乡村的村民都愿意到长城卫生所就诊。那里有古稀之年还满头黑发的中医师范爷爷,有退休还留任的西医林奶奶,有和蔼可亲的李医生,他们的妙手仁心为卫生所营造了良好的口碑。但我每次进卫生所却并非为了看病,而是因为那里有我的小伙伴兴兴、阿斌和阿敏。

在长城山背有个神秘的山洞。这个山洞西临长城公社、北临黄城里村至河南村的道路,山洞的长度不足百米,呈曲线通道,中途有岔道,洞内伸手不见五指,没有光照寸步难行。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敌人飞机轰炸而挖掘的防空洞。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意外,新中国成立后,各地都修建了大量的防空洞,永康也概莫能外。那时候,我和小伙伴时常组团到洞里探险。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42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我们无比自豪,展望未来,我们自信满怀。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长城山背将更加美好!

医院记事

高婷婷

去年四月末的某一天,我接到消息赶到医院时,父亲的手术已经结束了。检查结果很不错,现在需要好好休养。护士的温言细语让我的内心平静了下来。

隔壁床住的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奶奶,她的丈夫也在。夫妻俩都很和善,热情地与刚来的我们攀谈起来。我到医院的次数不多,印象中,这里的人们总是很乐于和人聊天,哪怕对方是陌生人。大抵是因为在医院这样特殊而又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人们短暂地达成了情感的互通,所以每个人的内心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柔软和宽容。

和父亲交谈了一会儿,我走出病房,把空间留给其他亲人。走廊上,护士们正匆忙送一位病人赶往急诊室。他们小跑着从我身边经过,急切的步伐踩在地板上,在走廊里荡起令人焦躁的回音。更远一点有穿着病号服的人在做保健动作,他把全身重量放在稳定器上,一步一步小心地往前挪。家属像影子一样跟随其后,害怕病人突然摔倒,又因担心刺伤他的自尊不敢上前搀扶。

医院像一个巨大的展示厅,陈列着各式各样的人生。人们在医院楼道间匆匆而过,谁也不知道彼此平静的脸面下掩藏着怎样的人生,谁也无暇去理会他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今年,患有帕金森的外公住院,我又一次来到了这家医院。

和去年相近的月份,天气却比往年冷了不少。我在窗前眺望,冬天还未完全走远,枝头的黄叶在料峭春寒

里将落未落。病房里,外公的面色也像树叶一样枯槁。

说来惭愧,我和外公相处时间不多。记得最深刻的,竟是小学一件不甚光彩的旧事。那时我心气叛逆,当着外公的面称母亲为她,被外公捉住劈头盖脸一顿训。一个称呼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我那时只觉得外公古板迂腐,并不服外公的管束。现在想来,那无疑是外公耿直性格的侧写。

托外公外婆的福,我们家可说是广义上的书香之家。外公外婆一生教书育人,连带着影响了我母亲和姨妈的择业。古时读书人大都有一股傲气,这点在外公身上表现得尤为分明。外公一生磊落求实,不喜做表面工程。在大学任教时有一个评职称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他却因为不想写书面材料放弃了。我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了,评不评职称又有什么关系呢?尽管会因此损失一笔退休金,外公却依旧固我,谓介如斯。

母亲曾对我讲过一个外公年轻时的故事:那时学校举办职工运动会,外公参加的第一天就轻轻松松获得了金牌,第二天又得了金牌。他就跑到组委会商量,他说:你看,我以后每天都是金牌的,你们就不要再发金牌的奖励了,直接换第二、第三的奖励给我吧!讲到这里,母亲的脸上漾起自豪的笑容。都说子女是父母的骄傲,反过来又何尝不是呢?

而现在,那个令我们骄傲的外公安静地躺在床上,再不会起来中气十

足地教育我们。步入死亡怀抱的外公变得温驯而柔和,像孩童那样轻盈,将悲伤的重量留给还要继续前行的亲人。

死亡是什么?死亡是传递不到的思念,是深夜永远忙音的电话,是今后每个新年再也无须拜访的空荡荡居所。

每个人活着的时候都会遥想死亡的轮廓,或恐惧或平淡,或坦然或坐立不安。但唯有一点被反复打磨成为普遍的认知:死亡总是突如其来,不给人转圜的余地,也不给人准备的时间。

无数生离死别、悲欢离合的故事在医院里上演,如同日月轮回、四季更迭,一天天、一年年循环往复。每分每秒都有新生命诞生,每分每秒也有人死去。生与死形成严丝合缝的闭环,恰如头尾相连的响尾蛇。

每个人自诞生起都走在这条归途上。有的人走得快一点,有的人走得慢一点,但最后都殊途同归。宗教里有极乐、有天堂之说,我也愿意相信死后世界的存在。相信死亡并不是分离,而是一场终将到来的久别重逢;相信死亡会是一枚凝固的勋章,将此生所获的功勋珍重地戴在行者的胸膛;相信死后会有天道昭彰,生前所行所为,都将以一种温柔而公允的形式回报于你。

我想,我会在葬礼上放下一支新折的杨柳。人在祝福中降生,他的离去也值得拥有更多的欢笑和悲伤。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父亲的造像

吕观德

一粒饭离群索居
如迷路走失的羔羊
躺在桌上
父亲用粗糙的手
把它关在嘴里的收容所

薄薄的稀饭
照出父亲的五官
喝着 来个碗底朝天
父亲用嘴舔了又舔
那碗好像清洗过一样
少了一道工序

石子路、泥土路布满村庄
换豆腐哦,换豆腐哦!
父亲挑着豆腐担
像流动的血液游遍村庄的脉络
干活的、上学的打开血管的阀门
于是村庄打个哈欠,直起身子
恢复黑夜前的精气神

五岁的孩子
在父亲的灵前
双手合十,拜了又拜
她说,这位爷爷
经常给他们分些礼物
因为慈爱,父亲成为模特
孩子们心中勾勒菩萨的轮廓

送灵的队伍后面
跟着位特殊的客人
绕着父亲的坟墓
转了又转
人们说,村里的狗
都是父亲的伙伴
父亲总为它们准备着口粮

被窝成为抵御寒冷的
那道隔离墙
父亲说,天上掉下馅饼
只有比别人早起
才有机会品尝
因此早上总是跑着上学堂
想不到父亲的一句话
让儿子一生感受着
太阳的正能量

远眺嫩绿的田野
那群一起吃草的肥羊
谈不拢的
仰望夜色里的天空
那永不聚首的参与商

当年冬天
寝室四面漏风
思维冻成屋檐下的冰道
父亲搭车六十里
背着一捆打好的稻草
铺在床上
借着松软的弹力
儿子纵身一跳
跃进大学的课堂